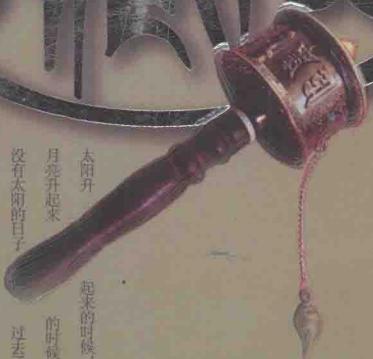


# 援藏岁月

孙永明◎著



太阳升  
月亮升起来  
没有太阳的日子  
没有月亮，月亮就不知道我们的岁月相送。  
过去了，  
太阳把光和热洒在大地，月光给人间以温情，  
我们不能没有太阳，但月亮的岁月不是一个辉煌的岁月。  
这就是我们的岁月……

扎·巴·扎·列

蒙古·草原

# 拔瘤弓

孙永明◎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援藏岁月 / 孙永明著. —2 版.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80719-467-5

I. ①援… II. ①孙…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9421 号

## 援藏岁月

---

作 者 孙永明

责任编辑 余明建 王顿顿

出 品 人 何 强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网 址 www. hx-read. com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诚信达彩印有限公司 邮编: 350013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467-5

定 价 平装: 48.00 元  
精装: 5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 作者献辞

太阳升起的时候，她用她的光芒拨开云雾，  
月亮升起的时候，一个真实的白昼就离我们远去。  
没有太阳的日子过去了，  
没有太阳，月亮就不会和我们的岁月相连。  
太阳把光辉撒在大地，月亮给人间以温情，  
我们不能没有太阳，仅有月亮的日子不是一个辉煌的岁月。  
我们捧起太阳，我们拥抱月亮，  
这就是我们的岁月……

# 序一

高占祥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片广袤神秘的土地上，现实与历史交织，宗教与无神并列，藏民固有的风俗、信仰与现代观念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产生了剧烈的碰撞。

这一切，都是来自全国各省的援藏干部所直接面临的难题。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开始对西藏援助，至今已五十年。五十年来，三代援藏干部走入西藏，走近藏民，走遍了藏南、藏北。许多援藏干部正值壮年，面对全然陌生的环境，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在这里，他们度过了生命中至为珍贵的时光。

无疑，这是一次艰难的选择，又是一次人生的挑战。在这片圣洁的土地上，他们与藏民一起经历了一次实质性的蜕变。几代人的心血与汗水，浇灌了这片曾至为贫瘠的土地。作为一个特殊又普通的群体，他们缔造了辉煌的业绩。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动人的事迹却少见报端，他们的生活虽然可歌可泣、激励人心，却鲜为人知。长久以来，出版界也没有一本关于援藏干部的专著出版。孙永明《援藏岁月》的推出，无疑填补了这项空白。

孙永明同志作为福建电视艺术家协会的一名驻藏干部，从1995年5月至今，已先后九次走进西藏，和援藏干部一起生活、工作。他们生活的甜酸苦辣，工作的艰苦卓绝，作者都亲历过、目睹过，也为之深深地激动、震撼。西藏的生活唤醒了作者创作的欲望，他曾这样说过：“一个作家如果让这样的生活从自己的心中流过，那就不是个好作家，不是个称职的文艺工作者。”

这种创作的激情，促使作者拿起笔来，忠实地记录下他们在西藏的峥嵘岁月。

《援藏岁月》浸润了作者的心血，书中写的是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情感。故事鲜为人知，人物普普通通，情感波澜壮阔，如实地描绘了援藏干部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真实的人物、故事为经，以深厚的感情为纬，交织成疏密相间的现实之网；作者还将西藏的民歌、舞蹈、传说融入其中，形成了一条纵向的历史之线。这种丝杠交错的立体结构，使得作品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亲切的现实感。作品语言质朴无华，情感自然流动。脱胎于作者内心深处的这部著作，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作为第一部描写群体援藏干部的长篇报告文学，《援藏岁月》的出版，使得孙永明和这批援藏干部紧紧连接在一起。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他以笔立言，促使社会对那些为西藏的发展而奉献自己的人们进行价值的重新评说。生命不会空费，汗水不会白流，随着岁月的流逝，《援藏岁月》里抒写的内容的珍贵，将会逐步为时间所证明。

## 序二

黄端霖

孙永明同志不辞劳苦，多次进藏，创作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援藏岁月》。他要我写序，我本想婉言谢绝，因为我毕竟不谙文学创作之道，怎能贸然为一部文学作品作序？但是，我还是写了。

这是由于，一则我曾专程到西藏看望福建的援藏干部，亲眼目睹他们为改变西藏贫穷落后面貌所付出的代价，所做出的贡献，所受到的赞扬。那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犹在眼前；二则孙永明同志是我的老朋友，他为了反映福建省援藏干部的精神风貌，九次进藏，深入艰险之地，历尽千辛万苦，记下了许多催人泪下又鲜为人知的故事。我为他的创作热情和艰苦作风所感动。出于对援藏干部和孙永明同志的敬意，我感到应当为他们的援藏岁月写几句话。

援藏是党中央从战略高度上作出的英明决策。对一个革命干部来说，援藏是一种使命，一种境界，一种奉献。多年来，一批批优秀干部响应党的号召，远离家乡和亲人，到遥隔千里的雪域高原顽强拼搏，把自己的青春、健康、个人困难乃至生命都置之度外，他们和藏族同胞一道，为建设欣欣向荣的新西藏建立了丰功伟绩，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涌现出了一批像孔繁森这样的英雄模范人物，我省四十多位援藏干部正是这一批优秀群体的组成部分。

援藏岁月是战天斗地、无私奉献的岁月，又是辛劳耕作、播种收获的岁月，更是树立跨世纪丰碑、完成历史重任的峥嵘岁月。援藏干部进藏后，一要奉献心力：在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和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世界屋

脊”上，改变面貌，造福一方，其工作压力可想而知；二要奉献体力：西藏的生活工作条件很差，缺氧引起的高原反应强烈，勘测公路、寻找矿产、兴修水利等许多工作常常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上进行，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但是，他们以不怕苦、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推进了当地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许多援藏项目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不平凡的援藏岁月值得一书，以彪炳史册。这部《援藏岁月》正是以报告文学的形式，以充满激情的笔调讴歌了一批代表八闽儿女的援藏干部，为我们展示了他们艰苦卓绝的援藏岁月。

当然，作品还不是完美无缺，文字上还有可推敲斟酌之处，但瑕不掩瑜。《援藏岁月》的出版，对于歌颂闽藏人民的深情厚谊，对于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对于宣传援藏干部的事迹和记载福建援藏史所起的作用值得称道，这样有时代感和历史感的作品值得一读。

借此机会，再次向援藏干部们表达我崇高的敬意，同时也祝愿孙永明同志有更好更多的作品问世。

# 目 录

序一 高占祥/1

序二 黄瑞霖/3

开篇/1

第一章 触摸高原 感受西藏/5

第二章 藏南序曲 情动雪域/39

第三章 过去未来 传说和梦/70

第四章 高原回荡 同舟共济/104

第五章 走进墨脱 拥抱藏北/136

第六章 询问“魔鬼” 寻找太阳/173

第七章 走近太阳 光明之歌/212

第八章 后有来者 无悔人生/259

后记/294

# 开 篇

西藏，她让我们看到人类祖先迁徙的足迹。在那片无可比拟的蓝天下，在宽广的草原上，人们把自己和天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天地把人们紧紧地拥抱在她广阔的襟怀中，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走过了漫长的岁月。

在西藏，当你面对一个即将逝去的人时，他会让他的表情告诉你，他虽然依恋人间的温情，但他更多的是愉悦，他希望他的亲人能用最快的速度让他的灵魂上升到漫漫无际的天空中，在那里他能得到再生。

这是生存观念的综述。我们这个地球，有许许多多的生存形态，我想藏族的生存形态算是一种独特方式吧。

我把这叫做一个民族的精神血液或是精神“骨髓”。任何的外来文化都难以使它改变，它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一旦没有这力量，这个民族就意味着消亡或是蜕变。

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并不是人们通过简单方式能够改变的。

我不知道心理学家是否从历史的角度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善良的力量是和上帝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无可比拟的。善良的力量能把人的心灵感化，把丑恶转化为美好，把凶狠溶解为慈爱。

没有深入高原生活的人是很难理解善良的力量的。

在西藏的三百多个日子里，我每一天都在感受善良。如果从历史上分析西藏和内地的关系，我可以说，从遥远的文成公主到今天的援藏干部，他们都用善良去拥抱藏族兄弟的善良，否则，高原的历史上，藏汉的关系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充满着人间的真情，体现出崇高的神性。

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目光，只不过带着人性的“眼”，带着历史与未来的思考去看待这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交流。我不想我的这部《援藏岁月》成为政治家的观点“例句”，来说明他们的某个政治理论，我不过是要把他们间的故事留给历史，留给人世间。

因为，他们的善良和上帝一样伟大。他们把自己献给高原，献给我们人世间善良而又崇高的事业。当然，援藏干部自身带着政治任务，履行着上级交给他们的职责，可这一切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充满着恐怖与血腥。

在西藏的日子里，在高原朝圣的岁月中，不论走到哪，我都可以看到那些虔诚的信徒在千里跋涉着，每逢节日，各寺庙的号鼓声便响彻蓝天。

西藏随处都有一个永恒的，一个耐人寻味充满着梦幻的生命之源，在这世界的屋脊上，一个生与死相存的地方。

西藏啊！我们找不到她的边际，她是个宽爱慈祥的母亲，她也是个谆谆教诲的妈妈，当她爱你的时候，她的温暖会在人的血液里流淌一生，当寂寞和困惑缠绕着你的时候，当你被人遗忘或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她让你平静，让你清醒，让你懂得做一个真正的人的意义。

西藏是个超理性的地方，她会让一个人从情感的困扰中回归到理性的世界，同时，西藏也是个超感情的地方，她会让一个冷酷心肠的人找到生命的情感出处。这就是她之所以神秘的地方。由此，她的神秘让人敬畏，她的壮丽让人陶醉。

当你面对高原的经幡和玛尼石，面对天空中翱翔的鹰，你的心里就会回荡着生命的旋律，你的生命就会随着鹰的那一双骄傲的翅膀在这一片蔚蓝蔚蓝的天空飞翔。

西藏对这地球上的一些人来说是净土，而对另一些人却是“肥土”，一块政治“肥土”，他们不停地在西藏做“问题”，他们把西藏作为他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筹码，他们把西藏的历史从中国的历史中分割开来。这是极为丑陋的事。

1995年，我在藏北高原的安多县和一位藏族老牧民对话。我问了一个精神信仰与生活关系的问题。老牧民说：“信仰永远不会改变，但生活没有了共产党，日子就不堪设想。共产党没有不让我们信仰佛教啊……”

我们把时间退回到三十五年前，这位名叫拉巴次仁的老人他是怎么生活的呢？

“我给主人（头人或是奴隶主）背水、放牧、捡牛粪，他们高兴时就给我吃他们自己吃剩下的糌粑，一碗的糌粑要好几个人吃，那已经是最好的日子了。如果他们不高兴，或是他们认为我们犯了什么错，那我们就要拿命来赎罪。他们什么都干，他们可以把我们的眼睛挖出来，也可以把我们的皮从肉体上剥下来给他们做鼓面，把女人的皮做鼓面，把男人的手骨做鼓槌……”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政府在西藏宗教问题上始终采取保护政策，还投入巨资维护布达拉宫。是历代奴隶制君主无法相比的。然而，这一切无法让那些分裂主义者就此罢休，就在全国对口援藏的工作开始后，境外的分裂主义者依然存有侥幸心理，三番五次寻机破坏，他们企图想借藏族群众的信仰作为分裂的社会基础，但他们没有想到西藏的历史已经翻开崭新的一页。在这崭新的一页里，西藏的群众已经从原始的奴隶社会进入一个现代化的经济时代，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西藏，他们眼前出现的不是陈旧的西藏，因为西藏的今天让西藏人民走出过去的阴影。

这一段西藏的历史证明了一条：中国共产党在短短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把一个奴隶制的西藏直接带入现代化的信息时代，带入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成就。

我曾经和一个藏族兄弟交谈，我问他，你对西藏的过去了解吗？他说，他当时还小，眼见的事不多，印象不是很深刻，但父母曾对他讲过过去的故事，那故事让他一辈子感到悲伤。他说他不希望西藏的今天和将来是那样的西藏。他不想回到他父母亲生活和成长的西藏。

当我提到援藏的问题，他说：“真太感人啦！都是佛祖派来的好人啊……”

在这位西藏朋友说这番话后，我和援藏干部一道经历了无数次的磨难，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其中也有和藏族的领导，藏族的群众一起走过生死线的，这时我才决定要把这一段历史，把这些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故事写下来。我不想让自己的“西藏”遗忘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西藏。我不喜欢历史学家笔下的西藏，因为，他对今天的人太残酷了，今天的人把生命和情感都献给了明天的西藏，而历史学家却连他们的名字都不提，最多不过提提孔繁森，而西藏的孔繁森太多太多了，从50年代开始就有“孔繁森”。

1996年元旦，我在林芝地区的八一镇和当时的福建援藏干部邓保南散步，迎面走来一对看上去像父子的人。这位父亲和邓保南打招呼后，邓保南告诉我，这是地区机关的汉族干部，他带着的那个是他收养的藏族孩子，这孩子父母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今天他带着这个藏族的孩子去买衣服。

于是，我对孔繁森进行了思考，对西藏的人际关系做了思考，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西藏的民族关系是我们这地球上最理想的最美好的新的人际关系。

于是我开始热爱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我开始把这里我所知道的所看到的所经历的事真实地记录下来，并将此留给我们的后人，让他们永远记住他们的先人所走过的路，所做出的奉献。

# 第一章

## 触摸高原 感受西藏

1995年5月14日，福建、广东两省的援藏干部45人抵达世界屋脊拉萨。5月15日，拉萨市正在召开西藏自治区的人大与政协会议。

同日。西藏的林芝地区所属的米林农场退休职工50多人，因半年未能领到工资来到人大、政协两会的会场要求解决他们的工资问题。

林芝地区位于西藏的南面，面积11.8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为73%。未开发的极地亚热带森林密布察雅县、波密县、墨脱县、米林县以及工布江达县的部分地带。

5月的藏南就像内地的春天，除了天空蓝得迷人外，绿色的山峦上还覆盖着皑皑白雪。人们都害怕这种天气，长期生活在高原的人很难得见到这种气候。高原的阳光紫外线特别强，照在脸上是滚烫滚烫的。

### 快乐的藏南记忆

我们的任务是采访福建援助的水电项目建设者，但我又是十分关注援藏干部的人，因为我是和这些援藏干部一道进入西藏的。

在米林县的南伊沟，我跟踪了水电项目的工程技术人员。就在昨天的傍晚，在我们踏着南伊沟的日落余晖往回走时，我们的身后传来一阵嬉笑声，笑声中略带着惊吓，我回首望去，几个藏族姑娘正追着我们的技术人员。

“快点来帮帮我！”这是年轻的周技术人员在奔跑中发出的“呼救”。

我并没有去“解救”这位年轻人，而是停下脚步，静静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天色有些暗，没有阳光的南伊沟到处是绿色的生机，山风走得不快也不

慢，没有那位被追赶的技术员跑得那么快。

很快，年轻的周技术员已经因为高原缺氧放慢了脚步，而那几个如风的藏族姑娘已经逼近他，我看到年轻的技术员脸色惨白，气喘咻咻，用手势来请我们出场。我慢慢地将脚步移到他的前面，注视着姑娘们笑着说：“你们想要他的命吗？”

我的意思是，周技术员已经缺氧了，你们再追就可能把他的命给“追”没了，请她们不要再“追赶”。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大家都停在激流滩边，让双方都把气接上。

“他没把故事讲完，就……”其中的一个姑娘很快就结束了喘气，她用拗口的汉语对我做了说明。

多么奇妙，在这里，一个汉族的技术员给几个藏族姑娘讲故事。我望着上气不接下气的周技术员，心里在笑，笑年轻人的浪漫和快乐。

一条7公里多的水渠，弯弯曲曲地沿着高原的山脉盘旋着向前，一路上布满了荆棘，荆棘上盛开着许多花朵，藏族和汉族的工程技术人员，在这里修建电站。长长的时光，高高的蓝天，歌声如诗环绕着流水青山，姑娘的彩裙和云朵一道舞动着青春的舞步，那不就是诗的故事！

“我说的故事纯属我自己杜撰的。”周技术员告诉我。

“你编了什么故事惹了藏族姑娘？”

“爱情长跑。”

“你爱长跑，也得凭自己的实力啊，你怎么在西藏‘长跑’呢？”我说完便转向姑娘们：“他跑不过你们，我看就别跑啦。”没等我说完，其中一个俏皮的，从地上拾起一块土疙瘩朝周技术员抛去，还说：“你说跑出爱情，我看你跑，你跑得过我们吗？”

又是一阵笑声，周技术员在姑娘们的笑声中“求饶”。

我听到的是，雪峰上融化的雪水在飞泻而下，松树枝丫在跳动，飞溅的水花轻轻地摇曳着岸边的花朵。笑声似乎是从遥远的地方来的又慢慢地回到那遥远的地方。

第二天，还是这条长长的水渠工地，还是这几个藏族姑娘，技术员还是小周。小周不再说他的爱情故事，他沿着长长的水渠工地，带着这几个藏族姑娘一边走，一边让她们把没有挖好的地方重新修整出来，而他自己使用的水准仪则由当地一个专门的工作人员为他扛着。南伊沟的风和水非常和谐。姑娘们偶尔调侃了几句，小周不予理睬，慢慢的，长长的水渠工地便没有了

笑声，直到黄昏的余晖穿过水面，姑娘们才重蹈昨天的闹剧，她们开始将小石块抛向小周，小周在回击中“逃逸”着，大家追赶着快乐。

“我们都喜欢你……”有人在笑声中发出肺腑之言。

“对，我们都喜欢你。”

小周躲到我的身后，他已经没有力气再跑，笑着说：“你们回去找你们的男人去吧。”

“我们都没有男人，你太好啦。”

大家都来到我的面前，有人端着酥油茶，有人端着青稞酒，有人开始低声地唱起歌。我领着小周慢慢地离开。当我们把藏族姑娘的歌声平静地留在绿色的山谷时，迎面又传来珞巴族人的歌声。珞巴姑娘把我们引入她们的村庄，把我们引入村主任的家，我们再次接受青稞酒和酥油茶的温暖，这温暖一直让我们醉到第二天的黎明，全村的老百姓都来了，围绕在村主任的家门口。有趣的是，我们的小周借着方便的要求，爬上村口的树上还是被村主任派来的人找到，他不得不把自己喝醉……

这醉，醉得非常快乐。

在后来西藏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同行者们都无法躲避这快乐。

## 快乐的生命旅途

潘圣一和严士缠坐上尼玛的车，带领由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和福建省委组织部党员电化教育中心组成的《闽藏情》纪录片摄制组的三个人从米林县向八一镇进发。我们在米林县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米林县的气候忽冷忽热，但当我们越接近八一镇天气也就越热，而我们在米林的几天里几乎每天都下雨。就在昨天，从八一镇回来的人还告诉我们，通往八一镇的路有三处被泥石流冲毁了，他们是徒步才走到米林的。因此，我们完全是想去碰个运气。按潘圣一的话说：“看我们和首批援藏干部是否有缘，我们能赶上，那就是有缘，赶不上那就只能说这缘分还未到。”

我们的“沙漠王子”顺利地通过岗嘎大桥。岗嘎大桥是西藏自治区南面的边境桥，是座战备桥，离米林县约12公里。这桥与西藏北部地区的桥有所不同，藏北的桥主要以绳索吊桥为主，而这座岗嘎桥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桥，这岗嘎桥在藏南是一大景观。当时这座大桥建成引起世人的瞩目，一个

曾经被人们称之为“孤岛”的米林县终于结束了这段悲伤的历史。从战略意义上讲这座桥担负着支援边防前线的重任，因为米林的每个山谷都是通往中印两国的国境线。这里的气候与藏北高原相比，真可谓怡人。如果没有云雾中若隐若现的雪峰，那感觉就像是我们福建的北部地区。

岗嘎大桥横卧在宁静的雅鲁藏布江的江面上，桥的两头竖立着哨所。雅鲁藏布江从遥远的雪山上流到这里似乎已精疲力竭，咆哮与喧嚣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夏日里在拉萨河边沐浴的藏族姑娘的秀发，轻柔而飘荡，悠扬而缠绕。凡第一次途经岗嘎桥的人都想在此停留，但随着边境的紧张，岗嘎大桥也就不允许停留了。

过了岗嘎大桥就是20世纪60年代闻名全国的米林农场，也就是福建省援助的单位。一到米林农场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望无边的青稞地，绿得让人心醉。唯一遗憾的是我们所见到的不像电视或电影里的那样，有色泽艳丽的藏族姑娘在绿丛中边唱歌边劳动，而是身着黑色服装的少女们在默默地耕耘着，不管姑娘服装的色泽如何，这在内地仍然是奇观。沿着雅鲁藏布江岸的公路走，左边是经幡点缀的山，偶尔从绿色掩映的树林中露出一两幢白色的藏式民房，像是一双双深情的眼睛在注视着你，仿佛在欢迎你的到来。到了雅鲁藏布江与伊阳河的交汇处，潘圣一让尼玛师傅将车停在路边的拐弯角，这里与两河的交汇处正巧相对应，还是个制高点。我们下车驻步。近处是绿色的田野，远处是滚滚而来的两江汇聚的激流，江面宽阔，一群牦牛正穿过急流向江中走去。这高原之宝常常被激流击退，但我们可以看到牦牛立刻拥挤在一起朝一个方向冲刺，顽强而不屈不挠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迈向自己的目标。人们都说牦牛闯激流的品性象征着高原人民的性格，只见牦牛在急流里拼搏了几个回合终于登上江中的那片绿洲。而远远地跟随着的牛皮船却在激流中翻了个个，船上的牧牛人就在冰凉的激流中脱掉沉重的外衣，光着身子紧紧地抓住牦牛的角向岸边游去。站在一旁观望的尼玛师傅激动万分：“哇，真不错，我们西藏还有人会畅游雅鲁藏布江。”

“西藏会游泳的人少见吗？”

“是，水是我们藏族的神，从古到今人们都把水看成是不可侵犯的神灵。在林芝这一带，不少人让自己的生命结束在这江水中，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带除了天葬外还流行水葬，让自己的灵魂随伟大的神灵渗透到高原的土地上去。”尼玛说不上自己此时是何感觉，只是默默地望着江面。

藏族同胞将死亡作为崇高品质的体现与象征。他们认为，自己的死亡，